

萬安縣志

上
冊

万安县志总目

卷首

編者

卷一

方輿志

星野

沿革

疆域

山川

古迹

风俗

卷二

建置志

城池

公廨

倉庫

都里

市墟

郵鋪

塘汛附

卷三

建醮志

兵防

历代战守附

万安县志

水利

桥梁

牌坊

卷四

食貨志

戶口

田賦

徭役

鹽餉

土產

卷五

學校志

學宮

典祀

樂舞

舞韻圖

崇聖祠

附祭各祠

卷六

學校志

典祀

學額

飲射

書院

九

万安县志

学田.....一七四
宾兴.....一八〇

卷七

祠祀志

.....一八八

.....一八八

.....一八九

.....一九八

.....二〇〇

.....二〇二

.....二〇三

.....二〇五

卷八

职官志

.....二〇九

.....二〇九

.....二一四

.....二一六

.....二一八

.....二二〇

卷九

职官志

.....二二五

.....二二五

.....二二六

.....二二七

.....二二八

.....二二九

卷十

选举志

.....二三五

.....二三五

.....二三八

.....二三九

.....二四六

.....二六三

卷十一

选举志

.....二六七

.....二六七

.....二七七

.....二八五

.....二八七

卷十二

人物志

.....二九三

.....二九三

.....三〇八

卷十三

人物志

.....三一〇

.....三一〇

.....三一三

.....三一三

.....三二五

.....三二五

卷十四

人物志

三三六

義行

三三六

善行

三三九

隱逸

三四四

飲賓

三五〇

人瑞

三五二

寓賢

三五七

方技

三五九

仙釋

三六〇

卷十五

列女志

三六二

節孝

三六二

貞烈

三九一

卷十六

經籍志

三九五

經類

三九五

史類

三九七

子類

三九八

集類

四〇〇

卷十七

文翰志

四〇四

疏

四〇四

序

四一四

卷十八

文翰志

四一七

記

四一七

衆著

四三九

卷十九

文翰志

四四六

賦

四四六

詩

四四八

卷二十

衆志

四六二

群異

四六二

軼事

四六四

金石

四六六

卷末

旧序

四六七

万安县志卷首

繪音

御制臥碑文「順治」

朝廷建立學校選取生員免其丁糧厚以廩膳設學院學道學官以教之各衙門官以札相待全要養成賢才以供朝廷之用諸生皆當上報

國恩下立人品所有教条开列于后

一生員之家父母賢智者子当受教父母愚或有非为者子既讀書明理当再三恳告使父母不陷于危亡

一生員立志当学为忠臣清官書史所載忠清事蹟务須互相講究凡利國愛民之事更宜留心

一生員居心忠厚正直讀書方有实用出仕必作良吏若心尤邪刻讀書必无成就为官必取禍患行害人之事者往往自杀其身当宜

思省

一生員不可干求官長交結勢要希圖進身若果心善德全上天知之必加以福

一生員当爱身忍性凡有司官衙門不可輕入即有切己之事止許家人代告不許干与他人詞訟他人亦不許牽連生員作記

一为学当尊敬先生若講說皆須誠心听受如有未明从容再問毋妄行辨难为师长当尽心教訓勿致怠惰

一軍民一切利病不許生員上言除言如有一言建白以違制論黜革治罪

一生員不許糾党多人立盟結社把持官府武斷乡曲所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違者听提調官治罪

御制訓飭士子文「康熙四十一年」

國家建立學校原以興行教化作育人才典至渥也朕臨御以來隆重師儒加意庠序近復廣商學使釐剔弊端務期風教修明賢才蔚

起庶几械朴作人之意乃比年士习未端儒效罕著虽因内外臣工奉行未能尽善亦由尔諸生積錮已久弊難改易之故也茲特

亲制訓言再加警飭尔諸生其敬听之从来学者先立品行次及文学学朮事功原委有序尔諸生幼聞庭訓長列宮牆朝夕誦讀

宁无究心必也躬修實踐砥礪虛陋敦孝順以事亲秉忠貞以立志穷經考业勿染荒誕之談取友亲師悉化驕盈之氣文章归于

純雅毋事浮華執規度式于繩最防蕩軼子衿佻达自昔所護苟行止有亏虽讀書何益若夫宅心弗淑行已多愆或戲謔流言

制宜畏或隱糧包蠶出入公門或唆撥狡詐欺孤凌弱或招呼朋类結社邀盟乃如之人名教不容多党勿齒縱作脫輒扑瀝衛章

縫返之于衷宁无愧乎况乎乡会科名乃掄才大典关系尤鉅士子果有真才实學何患因不逢年願乃标榜虛名暗通声气夤緣

詭遇罔顧身家又或改窜乡貫希圖進取慕凌騰沸罔利營私種種弊端深可痛恨且夫士子出身之始尤貴以正若茲厥初拜獻

便已作偽犯科則異時敗檢踰閑何所不至又安望其秉公持正为国家宜樹樹瞻瞻后先疏附之選哉朕用嘉惠尔等故不疑反

復倦倦頌茲訓言尔等务共体朕心恪遵明訓一切痛加改省爭自濯磨積行勤學以圖上進國家三年登造束帛弓旌不特尔身有榮即尔祖父亦增光寵矣逢時得志宁俟他求哉若仍視為具文玩愒弗儆毀方矧冶暴棄自甘則是尔等冥頑无知終不能率教也既負栽培復干咎戾王章具在朕亦不能为尔等寬矣自茲以往內而國學外而直省學校凡學臣師長皆有司鐸之責并宜傳集諸生多方薰勸以副朕怀否則职业弗修咎亦难追勿謂朕言之不預也尔多士尚敬听之

諭報增人丁永不加賦（康熙五十二年）

上諭海宇承平日久戶口日繁地亩并未加广宜施寬大之恩共养恬熙之樂嗣后直隸各省地方官遇編審之期察出增益人丁止將實數另造清冊奏聞其征收錢糧但据康熙五十年丁冊定為常額續生人丁永不加賦仍不許有司于造冊之時藉端需索用副朕休养生息之意

謹按康熙五十二年

恩詔內滋生人丁永不知賦御史黃之燧疏奏各省州縣丁制亦有不同有丁从地起者其法最善而无知愚民每每急求售地地賣而丁仍存有人丁从人起者富豪大戶遇編審之年囑里書隱匿不報而小戶勞民盡入版冊无地納稅一切差役俱照丁起派既役其身復征其稅均現在人丁之累今人丁既不增額則有定數可稽請核查地亩按亩均派以免窮丁賠累等因五十五年經部議以隨地制宜未便更張如有买卖地亩丁隨地起其地亦隨买主輸課則小民不致賠累覆奏允行在案至今直省普戴

皇恩近復欽奉

聖旨停止編審城鄉安靜无扰永享升平之福云

諭豁免帶征地丁（康熙五十六年）

上諭戶部朕撫御寰宇五十余年夜寐夙兴為小民勤求生遂凡率土远近皆期共享樂利事成家給人足之休未嘗一日不慮諸懷也數十年以來各省正賦屢經全免历年積欠亦已蠲征偶有雨澤愆期或发倉廩散給或截漕糧賑救不惜數万万金錢米穀頻沛恩施誠念窮簷之艱慮其至于顛連失所耳近者民力悉已稍紓然念分年帶征銀兩若不格外寬則小民一岁所獲分納二年之賦以其贏余養贍室家斷難充足朕每怀及此軫惻良深宜更加殊恩通行豁免今將直隸安徽江蘇浙江江西湖廣西安甘肅等八處帶征地丁屯衛銀二百三十九萬八千三百八十兩有奇概免征收其漕項雖例不准免亦著破格施恩將安徽江蘇所屬帶征漕項銀四十九萬五千一百九十兩米麥豆一十四萬六千六百一十兩石內蠲免各半戶部即行文該督撫嚴飭所屬實心奉行偏加曉諭俾民困无征催之累均沾实惠用称朕撫恤群黎至意倘有不肖有司借端朦混私行征收者該督撫嚴參處如該督撫失察一併从重处分戶部即遵諭行特諭欽此

諭知府（雍正元年）

上諭國家亲民之官莫先于守令蓋州縣官與民最亲而知府又与州縣官最亲凡州縣官興利除弊之事皆于知府有專責為是知府一官分寄督撫監司之耳目而為州牧縣令之表率承流于上宣化于下所系綦重矣漢宣帝有曰太守吏民之本也又曰庶民所以

安其田里而无歎息愁恨之声者政平訟理也与我共牧此民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故兩漢循良稱盛而賢守尤多觀黃召杜諸人大都皆廉潔和平正身率屬以與民休養生息史稱其所居民富所去民思此皆彰明較著者也

皇考澄肅官方慎簡僚吏知府中有政績茂異聲名著聞者必加优眷數年之閑即膺殊擢所以鼓勵循良令群黎受福爾等蒙皇考簡用之恩受國家民社之寄地方不甚辽远則于民間之疾苦可以周知勢分不甚悬殊則于屬下之賢否可以洞悉尔果廉正自持屏絕賄賂則督撫監司必不致肆行需索而州牧县令亦不敢恣意貪婪近聞州县火耗任意加增罔知顧忌以小民之脂膏飽貪吏之饕餮由尔不能卻遺金于暮夜又安能禁屬吏之濫征乎盤查倉庫必須覈實不可視為故事乃或借盤查之名勒索饋遺是因盤查而亏空愈甚矣尔能時動勸誡加以体恤則州县可无亏空之虞能制節謹度淡薄是安則尔亦可免亏空之累功农課桑以厚風俗禁強戢暴以安善良平情听斷以清獄訟皆尔职守之所当尽者至于督撫舉劾州县必由尔之詳揭務須秉公持平勿涉偏私若善于逢迎者从而庇护荐拔之而端方恬靜之人反故為催抑下吏皆苟且營私以求容悅地方之事尚可開平居官者每有初入仕途清操自矢漸登華要頓改初心既知砥礪廉隅即当始終一節更有巧于仕宦者人每謂其名實兼收朕最不解此語夫名者實之華果能洁已愛民奉公尽取此所謂實也治行稱首民歌興頌此謂名也實至而名隨之如本立而華茂焉若以弋取虛譽為名而以封殖多藏為實此則小人之尤更甚于貪黷彰聞之輩矣朕繼承大統夙夜祗懼惟恐有負

皇考付託之重深冀尔等各体此意精白乃心以古循良自勉若徇私納賄不能率屬愛民貽害地方蔑視典典三尺具在朕不能为尔等寬也特諭欽此

諭州知县（雍正元年）

上諭朕惟國家首重吏治尔州牧县令乃亲民之官吏治之始基也貢賦獄訟尔实司之品秩虽卑職任綦重州县官賢則民先受其利州县官不肖則民先受其害膺茲任者当体朝廷惠養元元之意以愛民為先務周察鄰里綏輯多里治行果有其實循卓自有其名非內聚賄賂而外干譽謂之名實兼收也全省吏治如作室然督撫其棟梁也司道其垣墉也州县其基址也書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夫所以固邦本者在吏治而吏治之本在州县苟州县之品行不端犹基不立則室不固庸有济乎

皇考臨御六十一年灼知州县之重特行引見諮詢明試至詳至慎其有廉能之員每不次超擢以示鼓勵今海內群黎皆

皇考所懷保也朕膺

宗社重寄思繼

皇考之治功惟尔州县諸臣具有父母斯民之責其為朕立之基址以固邦本焉誠能洁已奉公实心尽職一州一县之中兴仁兴訟敦孝敦忠物阜民安刑清訟簡朕將升之朝二用作股肱如或罔念民瘼恣意貪婪或腹削肥家或濫刑逞虐或借刻以為清或恃才而多事或諂媚上司以資位任縱吏皆以扰民或徇私逞欲以上亏國帑王章具在岂尔貸欵更有任州县时私肥已囊而漫云且俟显要方立名节者其与初市清名晚而改操之人何以異哉至于錢糧关系尤重絲毫顧粒皆百姓之脂膏增一分則民受一分之累減一分則民沾一分之澤前有請暫加火耗抵补亏空帑項者

皇考示諭在廷不允其請爾諸臣共聞之矣今州縣火耗任意加增視為成例民何以堪乎嗣后斷宜禁止或被上司察核或被科道糾參必從重治罪決不寬貸夫欲清亏空之原莫如節儉正直若儉則用无不足正直則上官不可干以私若腹小民之生以飽上官之貪欲冒不測之罪以快一時之奢侈豈砥礪廉隅為民父母之道乎爾州縣等官其恪共乃職勿貽罪戾毋謂地近官卑朕不及察其賢否也特諭欽此

諭旌表（雍正元年）

上諭禮部致治之要首在風化移風易俗莫先于鼓勵良善良使人人知彝倫天則之為重忠孝廉節之宜敦古帝王勞來匡直所以納民于軌物者舍是无由也朝廷每遇覃恩詔款內必有旌表孝義貞節之条矣系鉅典邇來直省大吏往往視為具文并未廣諮訪祇將有力之家囑託賄遺者漫憑郡縣監司之申詳即為題請建坊而山村僻壤勞畊耕織之人或救水饑棄天性篤孝或柏舟矢志之死靡他鄉鄰嗟嘆為可欽而姓氏不傳于城邑幽光澹澹德消沉者何可勝數爾部即著傳諭督撫學政諸臣嗣后務令各屬搜羅虛公核詢確據本人多詳實蹟題奏旌獎勿以匹夫匹婦而輕為阻抑勿以富家巨族而濫為表揚以副朕成俗化民實心彰善至意特諭欽此

諭給濟米脚耗（雍正元年）

上諭戶部朕自臨御以來訪求民瘼事无鉅細必延訪體察務期利民而于征收錢糧尤為留意惟恐閭閻滋稅此念時切于懷如江西省產濟各州縣運糧到省又自省倉撥上軍船故有脚耗耗夫修倉鋪墊等項編織全嘗歷米支給已久自康熙二十三年部中誤駁不准支給行令追還嗣后一例駁追究无完解至三十四年

聖祖仁皇帝特頒諭旨將从前已經支給者俱免追賠恩至渥也至康熙三十八年部議又以脚耗與執夫等項分晰未清仍令扣追不知脚耗乃貼運之總名執夫等項乃支給之細數其實一事非兩項也自康熙三十八年至今二十余載應追銀五十一万余兩米六十一万余石積累增多究无完解追比日久官民均受其累朕知之甚悉特諭爾部將从前積欠免追賠向後准其支給以副朕加惠黎元體恤有司之意爾部即遵諭行特諭欽此

諭人子毋毀傷肢体（雍正六年）

上諭覽福建巡撫常寶奏稱羅源縣孝子李盛山割肝救其母病母病愈后李盛山傷重身故請加旌表部議以割肝乃小民輕生愚孝向旌表之例應不准行朕念割肝瘳疾事虽不經而其迫切救母之心實難得而可憫已加恩准其旌表矣茲讀韓愈之文曰母疾則止于烹粉藥石以為事未聞毀傷肢体以為養苟不傷于義則聖賢當先為之矣又讀朱子書曰割股固自不是若誠心為之不求人知亦庶几今乃有以此要譽者是先儒諭及此者屢矣本朝順治年間定例割股或致傷生臥冰或致凍死恐民傲倣不准旌表伏思我

世祖皇帝

聖祖皇帝臨御万方立教明倫與人为善而于此例慎予旌表者誠乃天地好生之盛心圣人覺世之至道視人命為至重不可以愚昧而誤

聖祖皇帝哀矜下民之

我念孝道為至宏不可以毀傷為正理立法垂訓實有深意存焉但向來地方有司未嘗以聖賢經常之道與國家養養之心明白曉諭開導編氓是以愚夫愚婦敬親而捐軀殉身而殞命者往往有之既有其事若不予以旌表恐不足以彰其苦志而慰其幽魂所以數十年來虽定不予旌表之例而仍許其奏聞且有邀恩于常格之外者仰見

至心固如是之周詳而委曲也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孟子曰事孰為大事孰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此皆言人子一身乃父母之遺體虽一髮一指不可偶有亏损以傷父母之所貽也孔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蓋父母愛子之心无所不至倘有疾病尚以為忱設有不肯忤逆之子父母且恕而矜之其純孝之子而父母之怡愛又當何如也豈有以己身患病之故割其子之肝肉充飲饌而和湯藥其父母之心斷无不惊忱慘傷不安之理也若因此而至于傷生又豈父母所忍聞者乎夫父母有疾固人子所當尽心竭力之時而孝道多端莫不容効命捐軀于一節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是生人孺慕之誠原通百年而无間者也人子一身承先启后負荷甚鉅若舍生殞命于倉卒之間而忘宗祀繼續之重惡非所以為孝也況人子于亲本乎天性倘能尽至誠純孝之實則親病虽篤呼籲請藥力省一身之過誓愿為一正人如此必能感天地動鬼神何須割肝剖股以為同生之良剂乎家庭之行惟在至誠至誠善體亲心不必以惊世駭俗之為著奇子曰用倫常之外也至若如人从一之義醮而不改乃天下之正道而其閑節烈烈婦亦有不同者烈婦以死殉夫慷慨相从于地下固為人所難能然烈婦而節婦尤難蓋从死者取決于一時而守貞者必历夫永久从死者致命而遠已而守貞者各崇其艰难且烈婦之殉節捐軀其閑情事亦有不同者或迫于貧窶而寡自全之計或出于憤激而不暇為日后之思不知夫亡之后如职之当尽者更多上有翁姑則当奉養以代為子之道下有后嗣則当教育以代為父之道他如修治墳塋經理家業其事難以悉數安得以一死畢其責乎是以節婦之旌表載在典章而烈婦不在定例之內者誠以烈婦捐生与割肝剖股之恩孝其事相类假若倣效者多則戕生者众為上者之所不忍也向來未嘗通行曉諭朕今特頒諭旨著地方有司广为宣布務期僻壤荒村家諳戶曉俾愚民咸知孝子節婦之自有常道可行而保全生命之為正理則倫常之地皆合中庸不負國家教養矜全之德矣倘訓諭之后仍有不愛軀命蹈于危亡者朕亦不概加旌表以成閭閻激烈之風長愚民軀生之习思之思之特諭欽此

諭制科取士（雍正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

上諭國家以制科取士原以規士子所學而士子所學关乎世道人心是文禮之所系固重也士子讀聖賢書果能講求明体达用之學則以平日蘊蓄發為文章自然法正理純得聖賢語氣可以傳世而行遠作后學之津梁此有本之學有用之文為國家所重賴者若不于根柢講求而但以華麗相尚則累贅連篇皆屬浮詞聖賢精義既全无發明聖賢語氣又毫不相肖國家亦安用此浮誇淺薄之士哉至于二三場策論尤足規經濟實學乃向來士子多不留心而衡文者又每以經文已經入彀遂將策論臨收取暇不復加意閱看殊非設科本意今會試伊邇著禮部先期曉諭應試士子于二三場文艺均應努力殫心毋得潦草完卷試官如以限于時日不能細心校閱后場不妨奏請展限務得真材以收實用若所取試卷中有經文可觀而策論荒疏者其卷主考官是問

諭好善樂輸分別獎勵（雍正十一年五月初九日）

上諭朕于直省地方偶遇災侵卽爲之緩食不寧獨租發粟截漕平糶多方撫恤務使貧民无一夫不得其所又念各該地方官或收或散薄
豈无差礙丰裕之家伊等誼篤桑梓休戚相關若各人量力樂輸既可以展其睦鄰任恤之情亦可以爲恤災扶困之助是以會經降旨
通行劝导然亦听紳衿士庶自爲之不相強也近聞直省地方捐貲周急好善樂施者頗不乏人此誠鄉鄰風俗之美亦人心古處之一
驗也此等良善之人應加恩澤以示褒嘉著該督撫留心体察秉公确訪其捐助多者著具題奏請議叙少者亦著地方大吏給与匾額
并登記檔冊免其差徭以昭朕与人同善之至意

諭養民求實濟（雍正十三年九月十六日）

上諭从来帝王撫育區夏之道惟在教養兩端蓋天生民而立之君原以代天地左右斯民广其怀抱人君一身實亿兆群生所託命也等稱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又云惟土物愛厥心藏蓋恆产恆心相爲維吉倉廩實而知礼义理所固然則夫教民之道必先之以養民惟期順
天因地養欲給求俾黎民飽食暖衣太平有象民心自順民生优裕民質自訓返朴还醇之俗可致庠序孝弟之教可兴礼义廉恥之行
可敦也我朝

列圣敬

天勤民垂統万世

皇祖圣祖仁皇帝六十余年久道化成重熙累洽所以惠养元元礼陶乐淑者至周至备惟是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日繁在京八旗及各省人

民滋生蕃衍而地不加广此民用所以难充民产所以难制也我

皇考宵旰孜孜勤求治理惟恐一夫不获其所重农贵粟之教屢頒撫循蠲賑之惠頻下南北之营田水利无不兴修内外之开垦种植无不

綜理凡此实政实心一以誠敬貫彻始終十三年有如一曰皆朕所亲承目覩拳拳服膺者也朕生長深宮瞻依

皇考慈顏惟知承欢膝下懋学書齊即日用衣食之需悉由

恩賜丰瞻饒裕不煩問所从来此固

皇考昊天罔极之恩难以名言而爲君之难亦惟身履其地者然后知圣人之言爲至当也今朕繼承大統身爲人主衣租食稅則自今伊始

一絲一粟皆四海小民所經營供御者矣朕思飲饌被服皆出自海內脂膏宮室器用皆取自閭閻拮据尙安忍少有靡費侈用之心以

伤民力而耗民財乎又安忍已誦裳而听天下之民有寒不得衣已玉食而听天下之民有飢不得食者乎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

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自古圣君賢臣自任之重者皆勤于至誠迫于至理有万不容己者也朕日夜兢兢时虞本固邦宁之至意

以

皇考之实心爲心以

皇考之实政爲政凡供膳品味之美无所加增衣服器用之属无所濫費宮室苑囿之区无所改營爰賴中外諸臣共体朕心以成朕志于民

生日用所由阜成民生乐利所由丰豫之处在在求其实济事事謀其久远勿以虛文而泽不下逮勿以小利而計不图全勿作无益以

害有益勿腹民生以厚己生果能恆产有資將見恆心自启我

皇考聖訓所謂三代之治必可復堯舜之道必可行者庶幾能繼述此一此朕中心乾惕之誠并非因即位之初為此邀晉近名之語以博天下臣民之威願朕心務收实效豈肯徒託空言但天下之大兆民之众非朕一人所能独理內而閣部八旗大臣外而督撫藩臬有司均受國家深恩有惠養斯民之責者當共思勉勵崇儉戒奢視國事如家事以民身為己身惻隱一体休戚相共各殫誠心期登斯民于衽席則崇功酬庸之典朕必从优舉行若苟且因循視同膜外律以溺職更復何辭勉之勉之特諭欽此

諭書生書氣好人非參奏斥人之言（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九日）

上諭朕閱督撫參奏屬員及題請改教本章每有書生不能勝任及書氣未除等語夫讀書所以致用凡修己治人之道事君居官之理各載于書故傳說之告其子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念終始典于學成王訓其子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又曰不學牆面蕩事惟煩人不知書則偏陂以宅衷操切以处事生心害政有不可救藥者若州縣官果足以當書生二字則以易直子諒之心行寬和惠愛之政任一邑則一邑受其福任一郡則一郡蒙其休朕惟恐人不足當書生之稱而安得以書生相戒乎若以書生為戒朕自幼讀書宮中誦讀二十年未嘗少輟實一書生也王大臣為朕所倚任朝夕左右者亦皆書生也若指屬員之迂謬疎庸者為書生以相詬病則未中此正伊不知書所致而書豈任其咎哉至于書氣二字尤可寶貴果能讀書沈潛醞釀而有書氣更集義以充之便是浩然之氣人無書氣即為粗俗氣市井氣而不可列于士大夫之林矣是書氣正宜從容涵養以善培之安可効之使除而反以未除者為病乎且朕聞外間斥人之短每云伊欲做好人朱子云學者通病在思作貴人而不思作好人人果欲做好人行好事則甚有益于民生有益于國事造福無窮若以好人為戒不几相率而拂人之性乎凡此皆系識見粗鄙不知治体不明大義之言朕今姑發其微而戒之當各翻然思悔特諭欽此

諭飭愛民（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上諭朕聞之元后作民父母朕實代

天以子民督撫大臣又代朕以子民均有父母斯民之任者也為政之道莫切于愛民其一切察吏理財明刑禁暴特敦養中之余事其本總归于愛民而已天以愛民之職畀朕天下之民皆以朕為必能愛民而民或失其所民其何望朕以愛民之事分寄督撫大臣亦以督撫大臣為必能愛民而民或失其所朕更何望督撫大臣之不能休朕心以宣德意即朕之不能答

天心以恤民依也爾督撫能知愛民之為稱職始不負朕委任之心若錢糧不敢侵欺請託不敢假借弊竇不容毫髮侵蝕余不隱分釐此不過一端一事之才能以矯飾夫外貌又安足以副封疆重寄哉夫朕一人之心思不能周知天下之利弊故有賴于督撫督撫一人之耳目不能徧悉地方之情形故有資于良有司是在有司之各愛其民而乃藉督撫之倡率鼓勵之耳設督撫之于有司舉劾不當棄取失宜其害不在于有司仍在于百姓彼有司中之愛心惠民不規小效所謂安靜之吏惻惻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余者督撫將毋以為迂拙而畏之至于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憚為德以重為威此皆拂人性逆人情者督撫將毋以為干濟而舉之如此則吾民失其所依拮据何賴焉善治天下者在于治天下之心使民氣相暢民情豫順快然知有井里之為安恬然知有室家之可樂斯為无妄之太平開闢

實被其澤此為直省中息事宁人安全休養道在乎休養訓致而非可取必于旦夕間也朕每于諸王大臣及督撫大吏經理屬績必寬之岁时无事于督資之严程期之迫誠以欲速則不达久道乃化成也況郡縣長吏其才力遠不逮于諸王大臣欲以責效數月期年間此中万无速化之理亦惟有迎合意旨塗飾觀听冀以博才能之名登報最之牘而民不堪命矣夫移風易俗者邇隆之上理也然必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倘為督撫者一有移風易俗之見存之于心宣之于口朕知其不但不能移易乎風俗而風俗且受其弊何者彼不知愛民之道而日事驅民之尤勢必更張成法煩扰地方為我民之苦他如獻祥瑞報災荒于前王士浚浮報呈時于后更隸州縣所云按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阴阳則伤化其不以此也歟即据河南一省論之田文鏡匿報災荒于前王士浚浮報呈時于后小民其何以堪各省督撫大吏其尚自省其有不務实心與政而趨近功小利者必辭慮洗心董率屬僚興其天良以為民効勞庶俾大成裕之治特諭欽此

諭培植書院生徒（乾隆元年五月三十日）

上諭書院之制所以導進人材广學校所不及我

世宗憲皇帝命設之省會發帑金以資膏火恩意至渥也古者多學之秀始升于國然其時諸侯之國皆有學今府州縣學并建而无遞升之法國子監虽設于京師而道里辽遠四方之士不能胥會則書院即古侯國之學也居講席者固宜老成宿望而从游之士亦必立品勵學爭自濯磨俾相親而善庶人才成就足备朝廷任使不負教育之意若仅攻舉業已為儒者未務況藉為聲氣之資游揚之具內无然于身心外无裨于民物即降而求文章成名足希古之立言者亦不多得宁養士之初旨耶該部即行文各省督撫學政凡書院之長必選經明行修足為多士模範者以禮聘請負笈生徒必擇乡里秀異沉潛學問者肄業其中其特才放誕佻达不羈之士不得濫入書院中酌做朱子白鹿洞規条立之仪节以檢束其身心做分年讀書法予之程課使貫通乎經史有不率教者則擯斥勿留學臣三年任滿諸訪考核如果教尤可觀人材兴起各加獎勵六年之后著有成效奏請酌量議叙諸生中材器尤異者准令荐舉一二以示鼓勵特諭欽此

御制訓飭大學士子文（乾隆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士為四民之首而大學者教化所先四方于是觀型焉比者聚生徒而教育之蓋以師儒舉古人之成法規条亦既詳备矣独是科名聲利之习深入人心積重难返士子所為汲汲皇皇者惟是之求而未嘗有志于圣贤之道不知國家以經義取士使多士由圣贤之言体圣贤之心正欲使之為圣贤之徒而豈沾沾焉文艺之末哉朱子同安縣諭學者云學以為己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會科舉之業則无為也使古人之學止于此則凡可以得志于科舉斯已尔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子死而后已者果何為而然哉今之士惟不知此以為苟足應有司之求矣則无事乎汲汲為也是以至于惰游而不知返終身不能有志于學而君子以為非士之罪也使教養明于上而學素講于下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諸君苟能教思于科舉之外而知古人之所以為學則將有欲罢不能者矣觀朱子此言詢古今通患夫為已二字乃人聖之門知為已則所讀之書一一有益于身心而日用事物之間存養省察闡然自修世俗之紛華靡麗无足动念何患詞章聲譽之能奪志哉況即為科舉亦无碍于圣贤之

學朱子云非是科舉累人人累科舉若高見逆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我所見為文以應之得失置之度外虽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虽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也朱子此言即是科舉中為已之學誠能為已則四書五經皆聖賢之精蘊體而行之為聖賢而有余不能為已則雖舉經又治事而督課之亦糟粕陳言无裨實用浮偽与時文等爾故學者莫先于辨志志于為己者聖賢之徒也志于科名者世俗之陋也國家養育人材將用以致君泽民治國平天下而囿于積習不能奮然求致于聖賢豈不謬哉朕膺君師之任有厚望于諸生適讀朱子書見其言切中士习流弊故深切為諸生言之俾司教者知所以教而學者知所以學

諭免開墾零星地土升科（乾隆五年）

諭从来野无曠土則民食裕即使地屬奇零亦物產所資民間多辟尺寸之地即多收斗升之儲乃往往任其曠曠不肯致力者或因報墾則必升科或因承種易至爭訟以致愚民退縮不前有臣工奏及此者部臣以國家維正之供正不賦之土不得概免升科未議准行朕思則壤成賦固有常經但各省生齒日繁地不加廣勞民養生无策亦当有籌画變通之計向聞山多田少之區其山头地角閑土尚多或宜禾稼或宜桑植即使科糧納賦亦屬甚微而民夷隨所得之多寡皆足以資口食即內也各省似此未耕之土不成坵段者亦頗有之皆听其閑棄殊為可惜嗣后凡邊省內地零星地土可以開墾者悉听本地民夷墾種免其升科并嚴禁豪強首告爭奪俾民有鼓舞之心而野无荒蕪之壤其在何等以上仍令照例升科何等以下永免升科之處各省督撫悉心定議具奏欽此續經各省遵

智議奏由部覆准直隸零星地土數在二亩以下不成坵段者悉听民間墾種免其升科江西所屬山头地角開墾地土數在二亩以下及山巔水涯高低不齊沙石閑棄坵漲不一者均免其升科

諭禁游惰（乾隆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上諭朕惟士農工商各有恆業衣食由此而裕教化由此而行惟游惰之民實為閭閻之憂我國家升平休養生齒滋繁而游惰亦以日众此等之人性好佚游习成驕恣不畏刑宪罔恤多評酒食流連拳勇是尚結黨者為豪為俠柔狡者為詐為奸大凡多曲之中其誘民以侈靡沈湎者游惰也誘民以博奕鬬訟者游惰也誘民以作奸犯科者游惰也愚懦无知轉相慕效往往棄本業而從之戕生敗家比比而是甚至如近年通商蠶動皆由內地游手奸徒率樂禍或唱以財帛或輕以鬼神煽惑愚頑遠近要結蜂屯蟻聚致生事端遂不得不

諭甄別教官（乾隆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上諭古者党有庠序庠序民生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不獨秀而為士者群居乐业天下实无不教之民是以教化興而风俗厚后世設立教官端以課士已非先王有教无类之意而近來教取多系衰老庸劣之輩不但不能以道德禮义化導齊民并其課士之暇亦不克舉

則安用此官為也朕御極之初念其俸薄不足自贍特命增給乃望其修舉職業助興教化非以廩餼為養老之具各員亦不當以司諱為養老之官也著督撫會同學政嚴飭所屬教官務以实心實力勸學興文恪盡課士之責其有年力衰頹貪戀祿位及庸劣无能不稱師儒之席者秉公甄別咨部罷斥庶訓迪得人而于造士育材之道庶凡其有裨益各督撫學政仍當時刻留心永久奉行不可苟且塞責也欽此

諭常平倉谷變通（乾隆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上諭各省常平倉谷原以各民間緩急之需旧例存七糶三者乃出陣易新以防霉變指尋常无事時而言也若遇地方米少价昂之時則當多糶以濟民食毋得拘泥成例从前已屢經降旨本年二月間又復申諭各督撫矣今許容奏稱今青不接粮价增長各州縣內詳報市米稀少平糶倉谷已符額數等語此言實屬不經是湖南有司并未領會朕旨也國家儲蓄倉粮專為接濟百姓而設若民間米谷充裕即三七之數亦可不需如粟少价昂則安得以存七糶三目為額數今許容所轄一省如此錯誤或他省有似此者亦未可定可即通行傳諭知之欽此

諭為民籌經久佐裕之法（乾隆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上諭周祀大率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谷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其為天下万世籌贍足之計者不獨以農事為先務而兼修園圃虞衡藪牧之政故因地之利任圖以樹事任牧以畜事任衡以山事任虞以澤事使山林川澤邱陵之民得享山林川澤邱陵之利夫制田里教樹畜岐周之善政管敬仲亦云積于不涸之倉者務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如果園圃虞衡藪牧之職以次修舉于民生日用不無裨益國家承平日久生齒日繁凡養生養贍之源不可不為亟講夫小民趨利如鶩亦豈甘為情窳舉山林川澤天地自然之利委為棄壤哉良以疏辟之初豪強即群起而爭管業之后奸民又多方戕賊地方有司每視為資產細故不為申理此所以宇荒其業耳督撫大吏身任地方所當因地制宜及時經理其已經開墾成熟者加意保護或荒蕪榛蕪以及積水所汇有可疎辟者多方相度籌畫俾地無遺利民无余力以成經久佐裕之良法至于竭澤焚林并山澤樹畜一切侵盜等事應行禁飭申理之處轉飭地方官實力奉行該督撫不時稽察務令从容辦理以期实效无致絲毫滋扰尤毋得日久因循以仰副朕惠養斯民之至意欽此

諭整飭吏治（乾隆八年十一月初一日）

上諭朕君臨天下勤求治理小民生養之源无日不為深計而功諭之尤尤在久道化成是在督撫諸臣董率群吏日就月將實用其心于興化致治之要以駸駸于上理非徒奉文守法循分苟安遂謂无忝厥職也朕聞雅羅圖之在河南官署鞠為茂草許容之在湖南至以文書廢紙糊窗此即鄉樵所謂以官為傳令醉濃飽鮮笑與秩終而已雅爾圖許容尚稱勤于職事者而犹有此則推而至于他省等而至于州縣其在官无異一驛耳古之人臣處官事如家事試問今之為官者其料理家務果肯若此之草率簡陋漫不經心乎此虽細務可見其心不在官欲望其曲体民情而代謀家室此必不可得之數也張九齡云云得良宰万户息眉州有實牧千里解帶蓋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于其任則民服教化若當官而存苟且之心將百事皆从廢弛矣漢時治尚循良置書勉勵增秩賜金以儲公輔之用意在

久任以安民也。虽朝廷用人量才审器必酌人地之宜，自不能一无更调。而欲吏与民相接，俾气协而情通，究以久任为常法，居是职者暂不恋久，即一日而为数十年之計，久不生倦，数十年仍当如一日之心，则训俗型方自必视为切已事也。今亲民之官不至苞苴肆行，亦多兢兢职守，然仅惕于功令，以遏其貪，聚迫于考成，以策其勤，敏簿稽期会之外，岂真有以民心之醇薄而为之念者歟？此閭閻之所以不替馴良而化导之未洽也。夫身膺民社，即为其父母师保官之視民如子弟，則民之視官若父兄，官民同其休戚而情意相浹，斯叩之而即应，感之而易从。今之州县于黎元之身家性命視同膜外，平时不相联属，而賦諭俱属具文，澆漓溺于其心，凌兢于所习，此則所謂錮疾外視若无所苦而病險中于本根，愈久則治之甚难，誠不可不亟为究心者。試思身为牧令，若但司簿領事，承接則一書吏之能事，何以官为若韓延壽閉閣思过而民自悔悟，吳佑以身率下而民不忍欺，是民非无良，权实操之在上，惟教深于隱微，故其蔚績益显。为督撫者果以此為課最，使有司提撕儆覺百姓，觀摩漸漬，日計不足，月計有余，將見官与民相习情与事相通，一气感孚，不致扞格于以兴教化而移风俗，无难也。倘任其波流，无以发其孝悌廉耻之至性，岂能使之奉長吏之命而群然率从乎？朕聞駟馬不馴御者之过也，百姓不治有司之过也。有司与民漠不相关，咎在督撫督撫不能使有司化誨其民，咎即在朕。今吏多玩愒而风不古者，朕实愧之。国家承平日久，治具毕張，久道化成，未易驟至，而整吏治以戒因循，正人心以除积习，凡有蒞民之責者，皆当审时务之急，先思致治根本而加之意焉。其各遵奉毋忽，特諭。欽此。

諭蠲免錢糧（乾隆十年六月初六日）

上諭我朝

列圣相承，深仁厚澤，无时不加意培蔀。元元以期家給人足，百年以來，薄海內外物阜民康，共享升平之福。朕臨御天下十年，于茲撫育蒸黎，民依念切，躬行儉約，薄賦輕徭，孜孜于保治之謨，不敢稍有暇逸。常守节用，愛人之訓，凡以為民也。今寰宇敉宁，既鮮糜費之端，亦无兵役之耗。所有解部錢糧原為八旗官兵及京員俸餉之所需，計其所給較之宋時養兵之費，犹不及十之一二。至于各處工程為利民之舉者，取給于存公銀兩，即朕遇有巡幸，崇實所頒亦属无几。是以左藏尚有餘積，數年來直省偶有水旱，朕加恩賑濟多在常格之外。如上年江南被水，撫綏安插計費帑金千余兩，凡此皆因災傷补救而沛恩澤者。朕思海宇久安，民气和乐，持盈保泰，莫先于足民。况天下之財止有此數，不聚于上即散于下，仰惟我

皇祖在位六十年，蠲租賜復之詔史不絕書，又曾特頒

恩旨將天下錢糧普免一次，我

皇考肝食宵衣，勤求民瘼，元日不下減賦寬征之令。如甘肅一省正賦全行豁免者十有余年，此中外所共知者。朕以繼志述事之心，際重熙

累洽之候，欲使海濱山陬一民一物无不均沾大澤，為是特降諭旨，將乾隆丙寅年直省应征錢糧通行蠲免。其如何办理之處，著大學士會同該部即速定議具奏。欽此。

諭各省錢糧普免之年耗緩征（乾隆十一年正月初四日）

上諭朕愛育黎元，格外加恩，將各省錢糧普免一次，以為休養萬民之計。經大臣等酌議國家每年一定之經費皆取資于正賦，應將各省

分作三年蠲免則經費有賴而先后之間萬民均沾膏澤至于耗羨乃有司養廉及辦公務之所必需令照旧輸納朕已允行今思朕之遜格蠲免天下正賦者所以藏富于民且使閭閻之困終步不聞催科之聲也今正賦既蠲而耗羨又令完納是官民仍有交关犹不免有追呼之扰若將蠲賦之年应征耗羨一併緩至開征之年按數完納使小民于交官之便完此些須不必兩次伺候于公庭亦体恤民情之意著該部即遵諭行并將公用不敷之處作何撥抵酌議辦理各省督撫當董率有司等為之勿因此又別生弊端也欽此

諭分年蠲免漕糧（乾隆三十一年正月初二日）

上諭朕統御万方孜孜求治惟以愛育黎元為念自御極以求蠲賜所逮不下千亿万乾隆十年曾恭依

皇祖普免直省錢糧恩例蠲除天下額征正賦二千八百万有奇期斯民家給人足咸臻樂利惟岁運漕米向以供給俸餉廩糈之用非水旱

特蠲例不普免夫八政以食為先閭閻蓋藏尤資饒裕恭閱

皇祖实录（康熙三十年）

特頒恩旨將各省起運漕糧通行蠲免一週大澤均沾庆逾常格仰惟

皇祖冲齡踐阼臨御之三十年春秋未及四十朕年二十有五始登大宝膺祇受祉迄今亦閱三十年际重熙累洽之會必世昌期均符泰運

其為庆幸倍深茲荷蒙

上天眷佑

列祖鴻庥區夏謐寧疆宇式辟北庭西域二万余里咸隸版圖外有耕屯之获內无餽餉之勞且連岁年谷順成庶物丰殖京通倉貯既有余

粟

天既誕貽乐岁惠洽升平朕自當仰体

天心以推恩黎庶是用敬承

嘉祝懋繼

前謨使薄海亿兆并裕仓箱之庆所有湖广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河南山东应輸漕米著照康熙年間例于乾隆三十一年為始按年分省通行蠲免一次其江寧京口杭州蘇州等處駐防地方該省漕米既蠲所有應需兵食如何預為籌辦并各該省蠲免次第應行酌辦各事

宜著該部速行定議具奏欽此

諭停止編审婦女（乾隆十一年）

諭向來江西省每逢編审之年丁男之外又有婦女蓋緣从前有鹽鈔一項分給小戶計口納鈔既有婦女应征之項則不得不稽其存亡增減是以入于編审之內也今食鹽課鈔久經攤入地糧而該省尚循旧例辦理朕思从前照鹽納价編审尚屬有名今鹽鈔既攤入地糧之內則是婦女已无可征之項何必存此編审虛名徒滋扰累嗣后編审婦女著行止欽此

諭分年蠲免錢糧（乾隆三十五年）

上諭朕寅承丕緒撫育万方宵旦求治无日不以勤恤民依為念是以劬农省岁減賦這征不靳多費帑金斷閭閻共臻康阜溯在乾隆十

一年丙寅朕御宇周旬肇敷愷澤曾恭依

皇祖普免天下錢糧恩例除蠲直省額征正賦二千八百萬兩有奇越在三十一一年丙戌際當必世興仁益惟比戶饒裕是計復下詔將應征

漕米省分照康熙年例概蠲一次俾各倉箱盈衍倍積耕余邇年以來寰宇乂寧民气和樂惟

上天孚佑我邦家沛錫康年頌符綏履朕祇膺

吳倉鴻裕其可不究澤推仁以與我海內元元答茲嘉祝我國家席全盛之謨內外經費度支有无盈絀府庫所貯月羨歲增因思天地止此

生財之數不在上即在下與其多聚左藏无宁使茅簷自為流通適者仰紹

列祖貽庥化成熙洽為民藏富欣厥斯辰且今年為朕六十誕辰明歲恭逢

聖母八旬万壽普天同祝庆洽頻年尤從來史冊所未有是宜更沛非常之恩以協

天心而彰國庆茲用乘春頒令誕布阳和著自乾隆三十五年為始將各省應征錢糧通行蠲免一次其如何分年遞蠲之處者大學士会同

該部即速詳議具奏欽此

諭漕糧由官折（解咸丰三年）

上諭給事中雷維翰奏江广新漕部議由官折价請旨遵辦一摺前據戶部議奏江广等省咸丰三年应征漕糧由官折价解京民間完納

悉仍其旧不許以折銀之議向民間更改旧章藉口浮收勒折已降旨依議行矣第恐戶部原奏閭閻未能周知各屬州縣或藉口折价

愚弄小民以為科歛地步致生事端著湖南湖北江西各督撫按照部議剴切出示曉諭俾旁鄉僻壤皆知此次新漕仍照旧章完納由

地方官自行变价解京與民毋涉倘不肖官吏有藉詞私改章程及浮收勒折等弊即行严參懲办并著各督撫將此旨及戶部原奏一

併刊刻偏行宣示咸使聞知將此通諭知之欽此